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舍斯托夫 著



深渊里的求告

山东友谊出版社

舍斯托夫 著

方 珊 方达琳 王利刚 选编



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
深渊里的求告——舍斯托夫著

智慧随笔

山 东 友 谊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渊里的求告 / 舍斯托夫著 方珊 方达琳
王利刚选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5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ISBN 7-80642-924-7

I. 深... II. ①舍...②方...③方...④王...
III. 历史哲学—研究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318 号

双头鹰文库: 俄罗斯思想家智慧随笔
深渊里的求告
舍斯托夫 著 方珊 方达琳 王利刚 选编

出 版: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发 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0mm × 220mm
印 张: 19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7-80642-924-7
定 价: 2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双头鹰文库

总序

方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6世纪—7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世纪—10世纪，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基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联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1480年摆脱了

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捷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对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的启蒙运动，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但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强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切夫的诗所写到的：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惟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神性信仰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

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地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更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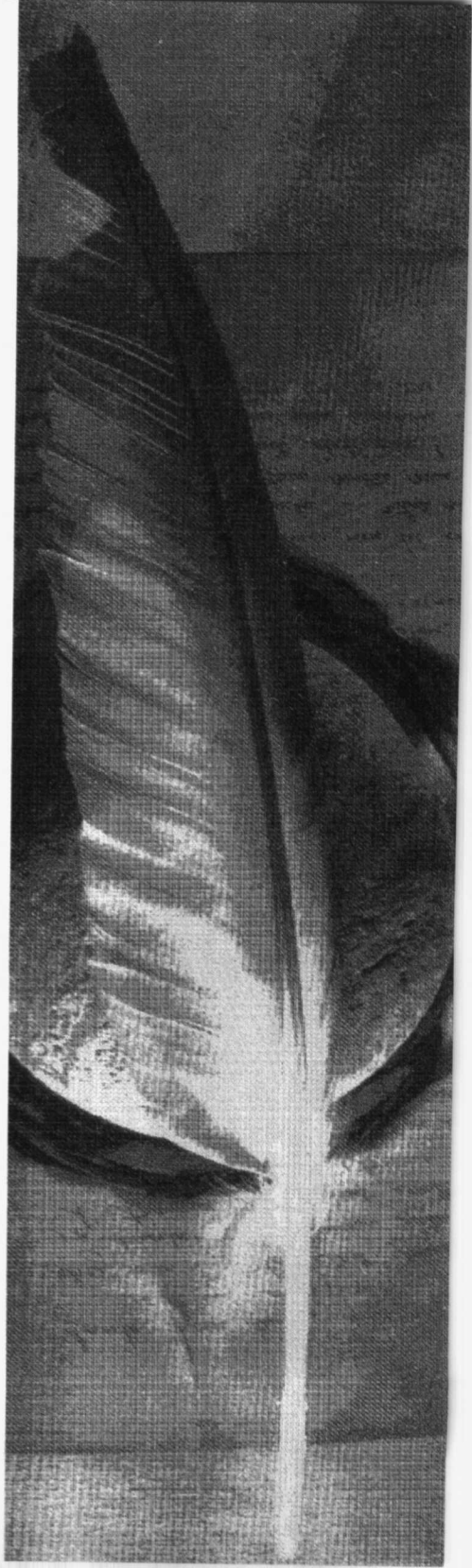
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对中国读者了解甚少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做了介绍，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双头鹰文库”愿继前辈学者汉译俄罗斯文化学典之大业，并与同辈学者共铸文化交流之辉煌，推进国人对俄罗斯文化的全面了解。本文库定名为“双头鹰文库”，旨在让中国读者走近俄罗斯，走近俄罗斯之魂。双头鹰是俄国的国徽，也是俄罗斯文化之象征：它的一头偏向西方，另一头却朝向东方；一双眼睛盯着西方，另一双眼睛却凝视着东方。这恰好是俄罗斯及俄罗斯文化所处境遇的绝妙写照，也是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形象表现。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21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什么都谈,就是不谈中间/1
弃绝自我和mania grandiosa (伟大狂) /5
永恒的真理/9
尘世和天堂/11
证据的力量/13
绝笔/17
什么是哲学? /23
什么是真理? /29
再论真理/35
我与你/40
罪孽从何而来? /43
堕落还是拯救? /57
伟大的诱惑/60
信仰与罪/66
恐惧与虚无/77
知识就是堕落/85
恐惧与原罪/95
知识的权力/102
绝望与虚无/111
无根据颂/127





钥匙的统治/135

爱情与理念/149

规则和例外/152

生命之谜/159

达尔文与《圣经》/162

言与行/167

最后的审判/170

迷宫/174

论认识的来源/191

破坏与创造/195

经典论据/199

历史哲学/203

只通过信仰(Sola fide)/219

认识你自己吧/227

什么是美？/230

自由、裁决、无差别/235

机械降神/240

上帝怎么是人？/245

死和梦/255

解释和现实性/258

问题从何产生/262

道德和悲观主义/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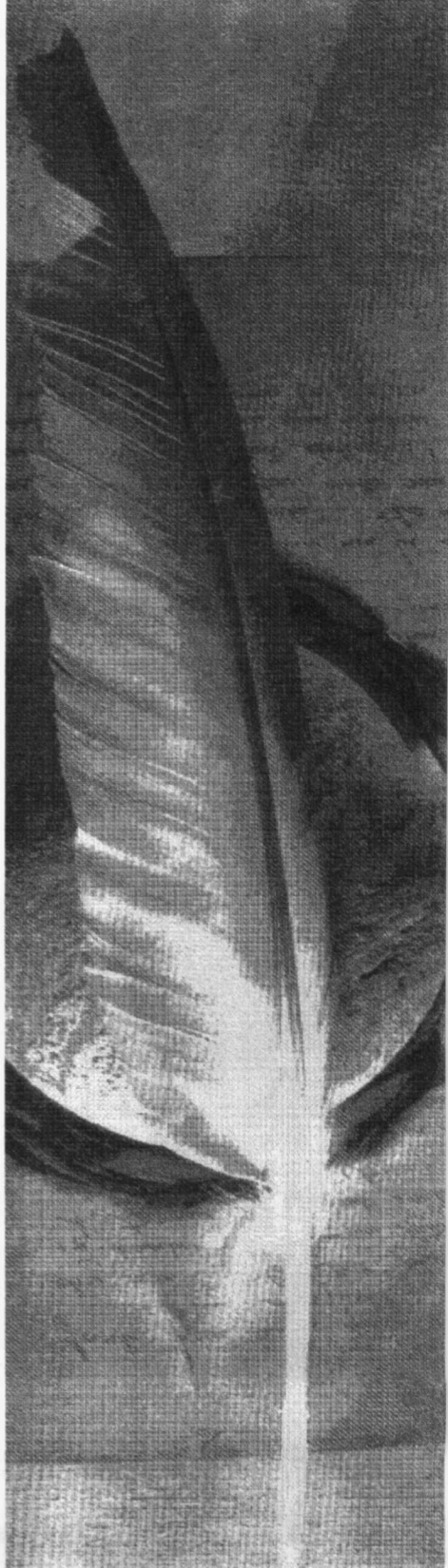
恍惚和幻想/273

变化与时间/278

自由与思维/283

高级形而上学/286

论强制性真理/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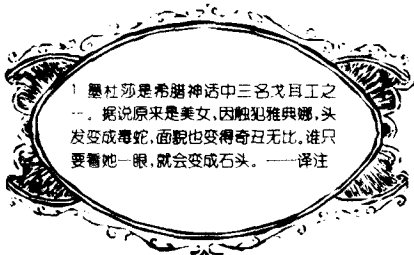


什么都谈,就是不谈中间



畏惧真理是人最典型的特征。无论这一点初看起来怎样怪诞不经,但是却不容置疑。从人学会思考的时候起,总是疑心重重地对待真理,一些人是隐蔽的,另一些人是公开的。通常那些口头上热情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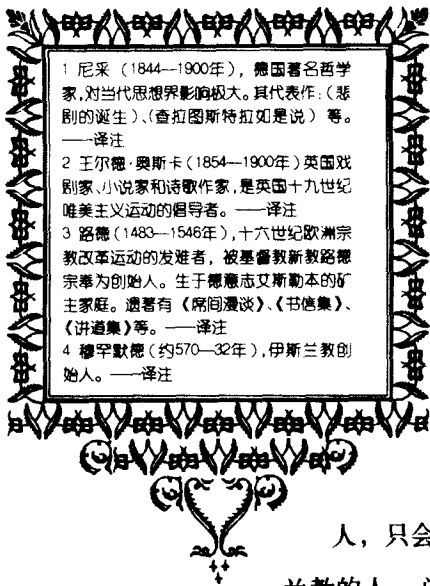
真理的人,实际上最畏惧真理。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那些斥责真理的人,才敢于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真理。不过,我再重复一遍,人认为真理是可怕的,应尽力避开它,这样一个牢固的信念从古代起就已根深蒂固了。人们把它比作被蛇缠绕的墨杜莎¹的头,据说所有瞧它一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头。或者把它比作太阳,总是盯着它就意味着冒失明的危险。这也许可以解释早已形成的难以理喻甚至神秘莫测的看法:人们不自愿去寻找真理,只是俯首听命于必然性或者不可抗拒的绝对命令,所以他们不想再欺骗自己,决心去正视真理。“你不应当撒谎”,博学多识者时时刻刻都在这样自言自语,然而他并不能战胜自己本能的畏惧,仍在撒谎、撒谎、撒谎。这不是从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的思考中得到的,就像primum vivere deinde philosophari(生活第一,哲学第二)——这种情况在这里也丝毫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博学多识者说是遵循最高的观点,受自己良心的指使,这是在撒谎。他以为,一旦他道出真理,一旦真理变成人人皆知的东西,那么人世生活就将是完全不可能



¹ 墨杜莎是希腊神话中三名戈耳工之一。据说原来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无比。谁只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译注

的。你们可以从各种各样世界观的代表那里，从那些不可能就任何个别问题进行商榷的人们那里，听到这种论断。

一方面，尼采¹和王尔德·奥斯卡²赞颂谎言，另一方面，康德之后兴起的无数认识论的所有代表则提出，不要各种类型的真理，而要人所共遵的判断，以做真理的代用品，亦即仍是谎言。一方面是王尔德·奥斯卡和尼采，另一方面是当代的新康德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全部敌人，甚至实证论者也不例外），他们都以某种形式，隐蔽地或公开地鼓吹谎言。



按他们的看法，如果没有谎言，生活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比较认真地观察一下当代信仰宗教的人们，那我们会相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都畏惧真理和逃避真理，并因此而信教。因此人们通常相信从童年起就教给他们的、他们已或多或少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诞生于天主教的人，如果他要信教，那他一定会相信惟一神圣的天主教会；而诞生于耶稣新教的人，

只会承认路德³解释的耶稣教；出身系伊斯兰教的人，必将坚持不懈地维护伊斯兰教的上帝和穆罕默德⁴。

虔诚态度只存在于野蛮人之中。受过教育的人们知道，没有信念是可怕的，因此quand—même（无论如何）要寻找信念，他们认为委身于信念比找到宗教真理更为重要。这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的这一信念果真是如此可怕而又有害的吗？人们的上述信念虽经广泛流传，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须知任何偏见都曾广泛流传！

但是，我绝不想要去争辩谎言的好处和实际作用。王尔德、尼采和

德国的认识论派自有道理：谎言有益，甚至非常有益。然而我认为绝无必要提出二者择一的问题：要么是谎言，要么是真理。让谎言去甚嚣尘上吧！让认识论派把谎言当作惟一的、最出色的、最深奥的真理去赞颂吧——难道这能变为对真正真理的否定不成？！人们似乎以为，如果放出真理，它就会立刻吞噬谎言，就像圣经上所讲的瘦弱的母牛吞食肥牛一样。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此声明：这些忧虑有些过甚其辞，同样毫无任何根据。尽管世上到处是真理，然而，明显的谎言仍继续横行霸道，坐享其福，并带来人们如此渴望从它那里得到的全部“好处”。真理根本不具有那种能根绝谎言的力量，也许，真理完全不与谎言为敌，也许，就是它给人间带来了谎言？这后一个推测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可思议……

然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主要的是，唯心主义者无可担忧：他们与谎言结成的牢固联盟保障了缔约双方可能的、长久的——in saecula saeculorum（永久无穷的）——利益。因此，即使真理有时决定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也不会有大灾大难的。确实，真理不预示着直接的利益。但是我可以这样说，真理的探索者远非像目光短浅的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幼稚和无私，这些探索者在自己的追求里绝非只遵循“纯净”的思想。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脑袋放在挨揍的地位上——我们不妨提一下以本文集里谈到的作家契诃夫为例——那么，他们也绝不是出于对傻瓜的忠实和虔诚。我曾经指出过，被打碎的脑袋常常是天才发展史上的第一页。当然，我的看法当时没人相信——最不相信的是唯心主义者，他们认定（唯心主义者往往是深识广知的）：破裂的头颅只是破裂的头颅，仅此而已。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可以引证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的著作：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宗教经验种种》）。不过，前言应当简明扼要。有兴趣者可亲自去拜读此书，这是一部从许多方面看都很精妙的作品。詹姆斯是美国人，他是注重实际并有清醒看法

的人。然而该书几乎是通篇赞颂愚蠢。当不学无术和无知之人与愚蠢结成联盟时，人们对此会不足为怪。但是当非常聪明而又博学多识的人公开地在愚蠢那里甚至也在狂妄那里寻找真理时——这种状况便很发人深省了。

应该结束了。关于文集的标题，我再说两句。《开端与终结》，换言之，什么都谈，就是不谈中间。中间之所以不需要，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用场。一般来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中间是骗人的，因为它既有自己的开端，又有自己的终结，它与一切都相似。而在这个它心甘情愿接受的、形形色色笃信宗教的人们（上面谈到的人们当中）苦心谋求的名称中，——它已经不可能强求得到承认。形形色色的冒名顶替，甚至像此时在它固有的滑稽因素情况下，都引起了反对和痛恨。中间不是一切，也不是一切的大部分：无论德国人著述了多少认识论——我们却不相信它们。我们将走向开端，也将走向终点，——虽然我们大略地懂得：既不能达到开端，又不能抵达终点。但我们要肯定地说，真理归根到底定要比最出色的谎言更为人需要，虽然确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并且永远也无法知道终极真理。但只要认识这一点也就够了，即人们所臆想的一切真理的代用品——绝不是真理！

……

天上和人间有着许多就连最博学多识者也不可设想的事物……

弃绝自我和mania grandiosa (伟大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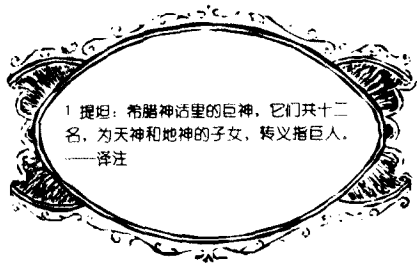
应该想到，不会有任何关于弃绝自我的信念，任何有关伟大天命的正确说法，尽管我们每人根据个人体验懂得多少第一啦，第二啦。不过，众所周知，解决问题的不可能性从来也不会阻止人们去沉思。更多的却是事与愿违，对于我们最诱人的问题，是那些没有真正为大家所必须遵循的答案的问题。我希望，与科学不同，哲学迟早总会得到这种定义：哲学是关于无论对谁都不是必然的真理的学说。哲学本身归结于一系列互相驳斥的意见这样一种经常的责难，将会由此而一劳永逸地被消除。这是对的，为此应称赞它，而不应该去责难，这没有什么不好，而有许多好的东西，多多益善。而科学具有普遍必然的判断是不好的，极其不好的。要知道任何必然只会限制自由。暂且可以赞同限制自由，穿着紧身，负重，暂且可能乐于同意。不过，谁乐意承认永恒规律在自己之上？就连在安详和清醒的斯宾诺莎那儿，我也听到了不时的长叹。我想，这是他在为自由而伤感——他在颂扬必然性中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自己的全部才华都消耗殆尽……在这种前言之后就可以读任何东西了。

我觉得，弃绝自我和mania grandiosa（伟大狂）不仅彼此极像，而且能一贯地，甚至同时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舍弃生活，服从一切和疯狂的禁欲者（如同尼采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确言自己是一盏明灯，最卓越超群者和全世界或者全宇宙的第一人，而两者在大部分相同的条件下都将导向自己的疯狂（我希望，没有必要证明，弃绝自我就像伟大

狂一样是疯狂的一种形式)。世界不会使人类满足，于是人类开始寻求更好的世界。任何认真地探求都把人引向孤独之路。这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反抗命运，无论如何要克服不可穿越的规律，或者是战胜不可克服的引力律。换言之，或者变成无限小，或者变为无限大。第一种方式是弃绝自我：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自己毫无价值，我无限渺小，所以能够穿过无限小的墙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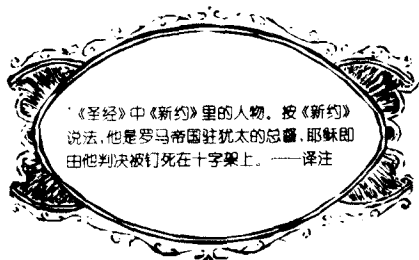
第二种方式——*mania grandiosa* (伟大狂)。我无限强大，无限伟大，无所不能，超越它，即便它是雄踞于地球上的一切高山之巅，迄今为止仍能骇退那些甚至最强有力和最勇猛无畏的人。大概，这就是两种最神秘莫测和最伟大的精神变形的开端。没有一种宗教，不多多少少鲜明地铭刻着人类与其有限的力量进行上面所描述的斗争方法的痕迹。在禁欲主义的宗教里，主要倾向是弃绝自我。佛教赞颂完全毁灭个性并把涅槃当作理想。古代希腊人幻想提坦¹和英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特等民族，期待着救世主。至于福音书就很难说它是倾向哪种斗争方法。一方面

是伟大的奇迹：复活死人，治愈病人、驾驭狂风和大海，另一方面是怡然自得的谦卑之人，上帝之子将无暇固守右边的力量，现在却在压迫者、乞丐、荡妇的社会里，并为他们服务。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许诺要把敌人推翻压在山脚下和火焰地狱之中，永远试图辱骂圣灵——与此同时，却是对敌人最温柔和爱的圣训：打了左脸还应该伸出右脸。整个福音书都隐含着矛盾。这矛盾不是外表的，也不是历史和实在的，而是内在的，即心境和“理想”里的矛盾，就像现代人所表达的那样。在一个章节里得到像最高使命一样吹捧的东西，在另一章节里却像卑鄙龌龊之事得到了贬斥。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极端对立的学说都可以在这一不大、半



¹ 提坦：希腊神话里的巨神，它们共十二名，为天神和地神的子女，转义指巨人。
——译注

为重复的书里找到辩护。宗教裁判者、耶稣会教徒、古代的禁欲苦修者称自己为基督徒，现代的新教徒和我们俄国的教派分子也称自己为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是对的，大概，就连新教徒也是对的。在福音书里相互融会着如此对立的流派，人们，尤其是那些长途跋涉，仅仅只擅长于一个方向里运动并处在一个人人可见的旗帜下的人，那些迷恋于理性和逻辑规律的无可争议的统一的人，从来也不能把握住整个合乎福音的学说，总是渴求赋予基督的语言和事业单调划一、不相矛盾并多少符合生活的事业和使命的普通概念的诠释。他们在神秘难解的书里看到了“信仰吧，你的话会移山倒海”时，会作这样的理解：永远并时时刻刻都应思考着和希望着同一个预先指示和完全清晰明白的东西。同时，福音书在这些话里的解答和施恩赐福是最疯狂的，也是冒险的体验。那么，对于基督，不存在和存在的只是虚无的东西。



例如古罗马人彼拉多¹大概是有教养的、聪明的好人，虽然他性情软弱，不明白也不能清楚地认识，为什么这里要进行如此奇怪的斗争。他极为惋惜，不幸并显然是无辜的年轻犹太人被带到他跟前。他问基督：“什么是真理？”基督没回答，也不能解答。像多神教徒认为的那样，他并非“无知”，而是因为不能用语言来回答这一问题。应该借喻地说，把彼拉多的脑袋拧向另一面，以便让他看到从来也不能看到的那些东西。或者更好的是求助于神话中驼背马运用的那种方式，以使睡眠惺忪的伊凡鲁什克变得聪明而漂亮：先把他扔进沸腾的牛奶锅，然后再扔进另一只开水锅，随后扔进第三只冰水锅。有充足理由认为，彼拉多经过这种教养之后会开始换另一种方式去询问。我觉得驼背马会同意，弃绝自我和mania grandiosa（伟大狂）完全能代替神话中的锅。

极度的贫困和伟大的梦想使人的本性改变到如此程度：似乎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无法实现的变成了可实现的。